

> 地理

前些日子接到几个朋友的邀约,参与做一期关于“临沧老城记忆”的短视频。2分钟的短视频,时长不长,内容讲述也有限,一个小时写文案,一天时间拍摄剪辑,片子完成后觉得还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展示,于是又写了一条文案,剪辑成另一支片子。两支片子最终都获了奖,但关于这座年轻“老城”的记忆讲述还没有完成。

对于老城,我概念里不是现在窗明几净的高楼和闪烁的霓虹灯,更多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、临街成排的商铺以及商铺里各式各样的小玩意。李京在《云南志略》写道:“市井谓之街子,午前聚集,抵暮而罢,金齿百夷,交易五日一集,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。”百年前的临沧城街市大抵也是这般模样。

临沧老城在临翔区,旧称緬宁,从清乾隆十二年(1747年)到1954年一直用这个名字。緬宁城郭建城历史则是更为悠久,明朝时,古城以木栅栏围城,到清乾隆十八年动工建设土城,乾隆三十三年改建砖城,城郭依山脊而建,中心低四周高,形似荷叶,也称荷城。对于荷城,我的认识不多,至于城内城外的街道布局,很多都是在做片子时了解到的,而关于临沧老城的变化,却有着

> 闲话

县城一到冬天,天就变得灰蒙蒙的。北边山口的风一路吹过来,顺着街道巷子慢慢走,电线被它拨弄着发出长长的呜呜声。枯黄的梧桐树叶全部凋落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,瘦弱地悬着,在日渐昏暗的天空里勾勒出疏朗的墨痕。

傍晚,我穿好衣服去了城西。街道很清冷。新铺设的柏油路面上有一层哑黑色,白天里来来往往的车辆热气现在已经消散了,只留下冷冷的、不容置疑的寒意。

两旁的店铺卷帘门已经放下大半,透出里面一点昏黄的光,就像困倦的眼睛,半睁半闭。有些小超市还没有关,一开门便泄出一缕暖光和食物的味道,但很快又被风吞没了。行人很少,大都缩着脖子,脚步很快,身影被路灯拉得忽长忽短,好像被寒意追赶着。

这就是小城的冬天,并不像北国大雪封门那样壮阔的严寒,而是一种浸入骨髓里的绵长的清冷。它让一切变得缓慢而安静,露出了生活中粗粝的一面。

到达街角时,风力稍微小一点了。眼前是一条更加古老的街道,地面还留着上了年头的水泥块和昨日没有融化掉的薄冰,映着天空中的一丝光亮。

老街上一个老人,坐在自己门店外的小竹凳上。这是一间很小的日杂店,里面堆满了货物,从塑料盆、晾衣架到锅碗瓢盆,挤挤挨挨地堆在屋内,都在一盏节能灯的白光之下,默默地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

老人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老式棉袄,头上戴着同色的老式帽子,双手插在袖子里,静静地坐着,望着空荡荡的街道。吸引我的不是老人,也不是老人的

临沧老城记忆

□ 字廷尧

切实的体会。

四年前刚到临沧时,完完整整地保留着的老街就仅剩太平街了,南塘街已在拆迁改造,现在还能看到的也就只有太平街。太平街不大,街道从西大街口的十二级台阶延伸出去800米,整条街面积仅有2500平方米,是现存緬宁老街最窄小的街道,街上并无显赫的人和家族,有关它的史料记载也是少之又少,但在“临沧老城记忆”上的选题的主角却是非它不可。

也正是因为没有显赫人士和家族出现,我们对它的关注更多聚焦在这条街上生活的平凡居民和手艺人身上,聚焦在寻常日子里老街上的一碗牛肉米线、一碗稀豆粉饵丝,聚焦在低垂屋檐下摆满提篮、簸箕的竹编店和沿街卖菜卖水果的小摊上,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近,和儿时跟着父母赶山街见到的场景一样,恍然走入旧梦。

现在的古城、老街很多,老街里各式新颖、花样百出的酒馆、咖啡店也很多。相较之下,太平街可以说是一个例外,街上没有一家新潮的酒吧、咖啡店,拍照打卡的地方几乎没有,更像是每天出门归家经过的那条街。街道由鹅卵石铺成,屋宇大多是清末时期建的木结

晨光里的第一缕暖意

□ 崔娅娜

店铺,而是老人脚边的东西。

这是一个很小的炭炉,铁皮做的,很旧,有些发黑,此时从炉盖的缝隙里飘出了一缕很细很淡的烟。烟是青白色的,在没有风的角落里笔直地上升,上升到约一人高的地方后慢慢散开,融入暮色。炉子旁边有一个用铁丝编织而成的圆罩,上面放着两块小孩用的手帕。手帕的一角绣着一朵小红花,暮色中那红色显得特别温润,犹如一粒未灭的炭火。

老人坐在小火炉边,没有看书,也没有听广播,更不像我一样左顾右盼。他的目光仿佛落在炉子上,又似乎穿过炉子,望向了更远的地方、更开阔的地方。他的眼神中透出一种宁静与专注,仿佛守望着这一缕青烟、这一炉小火,就是此时最要紧的事、最充实的事。

我在旁边看得入迷。寒风从巷口吹来,吹得我的脸生疼。看着炉边那一抹安静的红,一缕缓缓上升的烟,我心头被寒风吹过之后留下的空荡荡的感觉,竟奇迹般地减轻了一些。

炉火、手帕和老人沉默的守候,在这无边的寒夜,显得十分渺小。

我想起小时候在奶奶家的情景。冬天的晚上家里都会用一个相似的炭盆。火不旺,红红的炭埋在灰里,奶奶就借这点光亮做针线活。我蜷缩在她的脚边,听着炭火轻微的噼啪声,看着墙上我们晃动的身影,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、最暖和的地方。

奶奶不说话,但那盆火、那光、那炭火与棉布混合散发出来的温暖,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,成为最初我对于“家”和“安宁”的认识。

构土房,土墙灰瓦,门窗多为雕花门窗,经过岁月雕琢,显得古朴深沉。街上的商店像是饭点被妈妈临时喊去买盐巴的那家铺子,巷子口的稀豆粉,还是临沧人从小吃到大的那家,唯一变化的只是摊主的鬓角已从乌黑变成了花白。老街的形象已然固化,深深地刻画在老一代緬宁人的记忆里。

太平街上行人不多,街上各家店铺依旧每天开门营业,卖茶卖水果的摊主依旧每天晨摆夕收,时间好像在这条街上走得很慢,即便临沧城其他街道已是日新月异,高楼林立,太平街依旧缓慢前行,初秋的雨滴顺着瓦楞滴落,发出空鸣,像极了小时候某个雨天睡醒的午后。

今天再做太平街的片子,一是那些留存的老屋,是临沧城维系历史的唯一遗存,老临沧人维系老城记忆的纽带。二是从街上走过,视觉、听觉、嗅觉传达给大脑的市井生活气息是我们早已经习惯的日常,也是一代又一代老临沧人印在生活里的文化脐带。或许不久之后太平街就会发生重大改变,保留下“老城记忆”,也是保存下的这座年轻的“老城”可以触摸到的时空。

老人在给谁烘烤手帕?是孙子孙女,还是一种习惯呢?不知道,也无需知道。只是在万物敛藏、寒气逼人的季节里,他只点着一炉火,做着琐细而又带温度的小事。

这炉火,是抵御,也是安逸。它不喧嚣,也不抱怨,只默默燃烧自己,用它那微弱的光和温暖,宣告着生命在严寒中顽强不屈、泰然自若的精神。

希望,从来都不会是惊天动地的宣告。在北风呼啸的小城里,希望是陋巷深处一炉安静的炭火,是炉边烘烤过的带花手帕,是一位老人沉默而专注的守候。

它很微弱,但是能让一双冰冷的小手,感受到一丝温暖;它很普通,却能维持着生活中最基本的体面和尊严。天地之间虽然寒冷,但只要人心底还有火苗没有熄灭,便可以为爱的人点燃一炉温暖。

天色渐晚,街道上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,在冰冷的街道上投下了昏黄的圆圈。风还是那么冷,但我的怀里像揣着一份看不见的温暖。

在冬天的傍晚,小城其他地方应该还有很多这样小光小热的情景:厨房里热煮着的一锅热汤;楼下夫妻粮油店为晚归的学生留下的那一盏灯;街角修车铺里老师傅呵着白气,拧紧的最后一颗螺丝……

它们都很渺小,几乎被这宏大的寒冷吞没。但就是这无数的小光和暖意连在一起,便组成了这座小城穿过漫长冬天、沉默而坚强的脊梁。

在所有的事物当中,希望是最好的东西。这份希望,就美在小小的坚持里,美在寒冷的夜晚里,美在为守护一炉炭火的普通人的手心里。

> 天伦

半碗阳春面

□ 徐启玖

母亲最见不得浪费粮食,饭桌上掉一粒饭粒,她都要悄悄拈起来塞进嘴里。她常把“糟践粮食遭雷打”这话挂在嘴边,教育我们。

那年我刚上班不久,想接母亲到县城住几日。她听后直摇头,说我上班忙,别耽误正事。直到父亲劝她“去看看娃住的地方,免得一天到晚在家念叨”,她才勉强答应。

到县城第二天,我带她在街上转转。母亲是头一回出远门,没来过大城市,像个怕走散的孩子,一直攥着我的手不放。她佝偻着背,步子细碎,路过商场明晃晃的玻璃橱窗时,总侧着身子走,不敢多瞧两眼。风掀起她花白的头发,几缕银丝缠在锈迹斑斑的发夹上,日光下愈发刺眼。进超市,她盯着货架上琳琅的商品,小声问:“这些不便宜吧?”我准备给她买点啥,她连忙抽身:“送我也不会使,别乱花钱。”

中餐时,我就近找了一家小饭店,上了二楼包间,坐下后,母亲揉着膝盖说:“不想吃饭,来碗面吧,软和。”我想起前阵子她在家念叨,没吃过县城的阳春面,于是就说:“好吧,咱娘俩各来一碗阳春面吧。”母亲的皱纹一下子舒展开了:“好啊,正好尝尝。”

两碗阳春面端上来了,细若游丝,白如春雪,还飘着葱花的香气。母亲夹一筷子,吹了吹送进嘴里,咂着嘴说:“比家里的手擀面软和多了,真好吃。”她吃得仔细,每口都慢慢品。我吃了几口,总觉得没母亲的手擀面对胃口。

我吃了小半碗,实在不想吃了,就把筷子慢慢放下了,对母亲说:“我不吃了,去楼下结账。”

付完钱回来,包间的门虚掩着。我从门缝里瞅见母亲正低头吃着我剩下的那半碗面,心里猛地一揪,喉咙直发紧。她左手扶着碗边,右手的筷子在碗壁轻轻刮着,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,在安静的包间里听得清清楚楚。窗户的阳光斜斜射进来,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,也落在她袖口的毛边儿上。

小时候的事儿一下子涌了出来:我们兄妹几个挑食剩下的饭,母亲从来都是默默地端过去,就着咸菜吃得一千二净。有次我剩了大半碗,父亲要打我,母亲拦着说:“孩子没胃口,我来吃。”

等母亲吃完,我轻轻推开门,她抬头看见我,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“这面真好吃,扔掉糟蹋了。”我没说话,走过去弯下腰,帮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,发夹上的锈迹蹭到指尖,有点扎人。“娘,爱吃的話,明天再吃一次。”她连忙摆手说:“不了不了,吃过了就不想再吃了。”

次日,母亲把我的衣服洗了,房间也收拾得整整齐齐,执意要回去,说父亲一个人在家,料理不好刚出窝的小鸡。最终,她还是没吃上第二次阳春面。